

书林漫步

高罗佩借鉴了
柯南·道尔

◎祝淳翔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系列(译者张凌)的第三部《湖滨案》中提及一桩绑架案,狄公因经验不足而劳师无功,而由刚认识的“老江湖”陶干为他指明方向。谜题是在第十二回里“公布”的:

“受害人分明记得一大半路程都是走在平路上,又该如何解释?”

陶干闻听此言,惯于冷嘲的面上露出狡黠的一笑,“回老爷,若是如此情形,那宅子必定就在汉源城内。”

“简直荒唐透顶!”狄公怒道。

“却也未必,老爷,”陶干从容说道,“这伙劫匪只需有一所宅院,里面有大花园和建在高处的平台即可。他们将肉票塞入轿中,抬进院内,再慢慢绕着圈子走上半个时辰。那帮人极有经验,要想让人以为经过山地,便在平台处上上下下,口中再不时咕哝几句,比如‘留神那边的山洞’之类。老爷有所不知,那些家伙都是精心操练过的熟手,足可做到以假乱真,不会露出半点破绽。”

将肉票蒙上眼,在原地或不远处兜圈子迷惑他。这一桥段似曾相识,令我记起年幼时读过的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里分明有过类似写法。今查到《工程师大指案》(刘臻译本)里的这段:

“是的,你们全都错了。我的观点是,”他将手指放在圆圈的中心,“我们应该到这个地方去找他们。”

“可是,他是走过大约十二英里的路程啊!”哈瑟里反问道。

“走出去六英里再回来,这不是很简单嘛。您曾经说过您上车的时候看了一眼那匹马,那马看上去精神很好,皮毛光泽也很好。要是它奔跑了十二英里赶到车站去接你,那你觉得那马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两相比较,故事中的人物、场景乃至文字表达等虽说千差万别,但其内涵的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

无独有偶,台湾的武侠小说家古龙也写过类似桥段,见于陆小凤传奇4《银钩赌坊》。小说第一章,陆小凤与一个自称冷若霜的冰美人一同坐进马车,车厢里窗门关着,窗帘也拉得很密,车马走了将近半个时辰。“车马仿佛经过了一个夜市,然后又经过了一道流水,他听见了人声和流水声……现在他们好像是在往下走,风中有虫语蝉鸣,附近显然是个旷野。然后陆小凤就听见了敲门声。走进门,仿佛是条通道,通道并不太长,走到尽头处,就可以隐约听见呼噜喝雉声、骰子落碗声、银钱敲击声,男人和女人的笑声。”在下一章里谜题揭晓了,原来同样是原地打转,所不同的是这回设局者事先找了一位口技大师来模仿虫鸣、人声及流水之音,且终点设在赌场下面,只消通过通气孔,便可传递呼噜喝雉等嘈杂声。真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拇指姑娘》

插图选(1)

米洛·温特 绘

田鼠对拇指姑娘说:
“请到我温暖的家里来吃饭吧。”

书边杂写

陈寅恪的
“同前”“同上”

◎闫笑

1985年4月25日,程千帆对蒋寅说道,“古人修书,同书称‘同前’‘同上’,一旦漏刻书名,则二书混一。陈寅恪著作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宁愿繁复抄写,就为不致出错。甚至阿拉伯数字也不写,必用汉字大写。(抽陈书举例)随便翻一下都是”。虽然蒋寅未记录下其所抽何书、所翻何卷,但陈寅恪引书“必用汉字大写”是共见的事实。据周一良回忆,“1936年夏间,我经俞大纲介绍,谒见了陈先生,他推荐我进了已经迁往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先生是历史组组长,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组内成员自由读书,选题研究。但陈先生在组内以至所内的威信极高,无形中的影响也极大。说起来可笑,当时我们几个史语所中的青年,甚至写文章引书的卷页号码,都仿效陈先生的做法,使用大写数字”。尽管刘浦江称之为“效颦”,然而“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自古已然,无足怪也。

至于程千帆说陈寅恪是“宁愿繁复抄写”也从不用“同书”“同前”“同上”这类字样,似与实情相去稍远。即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例,上篇“其血统确有胡族分子者”一节征引“《新唐书》贰佰拾”之后接连7个“同书”,为数不少,其中3个“同书同卷”。此外《金明馆丛稿初编》之中《崔浩与寇谦之》征引《高僧传》也是接连5个“同书”,其中4个“同书同卷”。

其实,陈寅恪本人并未表示过“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则程千帆所言不过想其当然。倒是陈垣明确说过“我作文不用‘同前’‘同上’,因中间如隔有一页或一人,则非前人矣,极易误。多二三字亦不费事。记年亦同,如该年事多,则须往前翻许多页始见年号,于看书不便”,语见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李瑚听讲笔记”,然而笔记之内却有3个“同上条”、18个“同卷”赫然在目。当然,这些字样可能是门弟子所记,并非出自陈垣。

新书快递



琥珀光与骊珠: 中国葡萄酒史

[德]柯彼得
光启书局

本书旨在说明葡萄酒并非“舶来品”,中国早在9000年前就利用野生葡萄酿酒,《诗经》等古代诗词中有大量关于中国葡萄酒的记载,而中国葡萄酒史也是一部文明交流史:葡萄酒并不是单一起源于西方,而是在亚欧大陆有多个起源地,从史前时代就开始传播和交流。

女性、艺术与社会

[美]惠特尼·查德威克
湖南美术出版社

本书聚焦自中世纪以来至今女性参与视觉艺术的历史,详尽讨论了艺术史上重要的女性艺术家、艺术作品和相关艺术潮流,以及塑造女性创作和再现的意识形态。全书围绕“女性”“艺术”“社会”三个关键词,呈现出一部揭示艺术与性别、阶级、权力之复杂关系的社会史。



近代日记中的公务与私情

郑会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主要利用了陈布雷、王世杰、翁文灏、王子壮、陈克文、唐纵以及竺可桢、顾颉刚、吴宓、郑天挺等近代政学界人士的日记,不仅关注日记主人所涉公务,还注意观察他们的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更全面地认识历史。

沼地阿拉伯人

[英]威尔弗雷德·塞西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950年,英国著名探险家与旅行作家威尔弗雷德·塞西杰在穿越阿拉伯半岛的“空白之地”后,前往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区开启了一段新的历险。继《阿拉伯之沙》后,他根据在沼地的生活经历写下本书。这两部西亚游记作为塞西杰的代表作被公认为20世纪旅行文学的经典。

阿索林在中国的译介

◎索化

许多读者是因为汪曾祺而注意到阿索林可这位西班牙作家在中国的译介,与汪氏无关。

仅说单行本。第一部是戴望舒、徐霞村合译的《西方提斯的未婚妻》,一九三〇年初版;第二部是卞之琳翻译的《阿佐林小集》,一九四三年初版。前者是根据一册法语译本转译的,后者主要根据英语译本,间有法语译本。这两本书知音众多,且对汉语写作影响深远。

一九八八年,第三个译本《卡斯蒂利亚的花园》出版,译者徐曾惠、樊瑞华是北京大学西班牙语教师,翻译阿索林是其本职工作。二〇一八年,第四个译本《著名的衰落》问世,译者林一安是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家,此前专注于拉美爆炸文学,应出版社之约才开始动笔翻译阿索林。二〇二一年,又有两册新译本面世,《小哲自白》和《寒江镇》。译者王菊平、戴永沪是徐曾惠、樊瑞华的学生,现在美

国南阿肯色大学担任西班牙语教职。这三批译作都是直接译自西班牙语原文,读者反映却不佳,有的甚至鲜为人知,难与早年转译本的声音相比。

汪曾祺写过一篇《读〈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正标题是《阿索林是古怪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是戴望舒译的,“阿索林是古怪的”是卞之琳译的。在最新译本中,这两句分别译为“塞万提斯的新娘”和“阿索林是个怪人”。

书评书话